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四

書柬十四首

寄魏子才

一別數年靜思音容不勝馳情辱手翰存問乃至感激  
感激僕居家幸老親康健但後嗣未得不能不關老親  
心耳所云大本處見得端的足認學力之進恨未得親  
炙朝夕相觀也承示詩經疑義數條覺得兄讀書與僕  
甚異僕於書字字句句只於身心體帖只要認箇天理  
至於小小文義之間自不暇用心不惟不暇亦自不必  
苦究觀於孟子程子可見矣

與汪汝成

病困中甚不欲多言且朝紳間尤不敢輕通以言然值人北行輒欲奉書執事至不自知其多言此何心也將謂執事爲知言乎知言者不言而意見則所謂區區不能忘言者亦私也新歲杜門不出聞范成甫行鬱鬱然若恨不得罄所言於執事處墨成池欲悉言之而竟無一字可下乃益信多言斯誤之語此心昭昭將欲誰欺知坎之無益亦攻惡第一事也可不猛省可不猛省執事教我曰千五百年無孔子只因通變老悠悠言亦止是而已言亦止是而已

寄汪汝成

聞應奎先生回得手翰所諭先使心洒然光明便自放下手處別逾一年讀此不能無愧近來日夜省察不敢自怠大率所爲吾心累者不出乎名與利耳計便利於一身而不知其害之大也防毀於他人而不知先自毀也自有其善而不知其賊善之深也去是二者則可以浩然矣邦奇自到家別無長進惟愈覺日夜檢點不暇耳未審吾兄近日意思如何他不一一

寄魏子才

辱教翰常置座右時欲奉答緣住偏鄙杜門少接人事

不覺稽違曷任馳仰茲聞錢秋官行董布此牒於詩書  
二經會細一過周禮諸家議疏煩簡失中別輯一部焉  
未能就春秋有大難曉處雖程子之說多有未敢從者  
安定則附會益多看來此等處只可闕疑然亦有筆義  
甚明而先儒顧以瑣碎晦之者輒自疏管見以竢知道  
纔至文公年連日又爲人事間斷來諭所疑詩傳數條  
要非大義所關恐不若姑從先儒之說耳今世以道學  
名者甚令人惑恐將爲天下大患吾輩但當閤然自修  
求知於天而已慎無徇近虛名士爲後世嘆此蓋有試  
之言然但言之於足下也

東董文王

去冬奉告鄙懷欲勞於石翁老先生借一隅言幸荷垂  
諾銘佩可涯大抵親老而至於多疾家貧而至於積債  
身無兄弟而又有孀居之嫂旁有無告顛連之親屬  
終夜耿耿視日如年孱靡一軀百憂叢集其何以堪此  
欲累吾兄與子華同往一言必不得已得一教授於蘇  
松間亦誠所樂也昔者韓愈上宰相書心誠耻之彼其  
以妻子之不獲其所動其心而僕今所爲者則吾親也  
若僕妻病無子則未暇以掛齒煩使愈也如僕又當若  
何爲情哉且愈實進是求而僕寧退處則又未知於愈

何如耳抑天下未有求退而不得者求退而不得當道者莫吾察也執事於相君厚門生也於僕非一日之辱愛也通二者之情使獲所處侶亦不可以已也伏惟早留意焉

### 寄魏子才

僕十月十九日在徐州會余子積聞執事貴體不甚康壯想政務繁勞加以竭力詩書不免耗損精神且讀書至於使傷精神雖謂之玩物喪志良不爲過曾托子積寄聲未審曾會晤否京中擬遂相見又聞以貴恙阻儀真上䟽請告僕在此誠見時事日益可憂心常耿耿顧

嘗竊觀古之聖賢汲汲濟時誠下憫人窮而上承天命  
耳周子有言束髮爲學固欲壯而行之必不得已止未  
晚也吾兄姑試就道如何吾輩年各踰壯稍復淹延自  
髮將生泯泯丘壑於生民無毫髮利澤與草木俱凋落  
又或不能安也吾兄姑試就道何如其間曲折尚當面  
罄元庸所見亦與僕同千萬亮答舟中暑氣難以調燮  
恐吾兄素傷心血或致心火飛越宜少服清心補血等  
藥處心處身切戒助長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古人詠歌  
舞蹈吹笙鼓琴凡所以娛悅心志調養氣血者無所不  
備萬望時體此意若時保攝爲慰臨楮不勝仰慕拳拳



之至

與鄭伯興

維楊別遽殊甚歎歎未由再接光霽企渴奈何適承教  
翰諭以正風俗敦士習甚慰鄙悖利達之習迷溺固  
無以謫陋徒切拳拳不誠未有能動輒負輓負亦嘗  
有志者三數人未卜成就如何顧湖湘地里廣邈數  
他省加以險阻每當出巡奔走之勞居三之二焉不得  
與諸生從容講議常以爲恨令姪賜學業尚淺正欲  
報以謂必得執事呼而教之今者尊意甚善生志無非  
欲人進德修業區區繩墨何足拘持不必疑不必疑湖

湘紅潦汙加科擾百端百姓困極祿食而視憂愧可知  
秋暑伏惟 爲道加攝便中望教言不盡

寄魏子才

姑蘇承遠顧蕪會敦夫真成一佳會第僕公私兩迫不  
得從容藉教益深用缺然比來不審老先生老夫人榮  
侍如何天各一方日夕馳仰苦乏良便徒切拳拳七月  
一日沅州貢士來乃得充之年兄附來手翰誨諭深切  
欣慰無量僕到湖湘二年所幸老親康寧若作新變化  
誠有未易言者湖廣地里險遠數倍他省多奔走無益  
之勞諸生中總得有志者三數人亦不甚濟事又不能

時時與之交接其他未免以舉業爲端使之莊敬靜肅  
以從事於誦讀以所誦讀者體驗於身心庶或可以小  
救時弊而逃溺已久未見有能超然而作者也承諭直  
截要學聖人此豈德復世俗見哉但直截云者未免涉  
近世儒者口氣聖人亦人耳吾求盡吾爲人之道而已  
遽伯玉欲寡其過便是要學聖人譬如病人欲健不過  
去其病以復其常而已不必曰直截要做健人也事親  
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中庸之道盡於此存勉之而已矣  
聞敦夫以病告歸無從通問幸年兄無忘教言於充之  
處寄聲亦便也乍涼伏惟爲道加攝

寄汝成

今秋榮施乃竟不回同行止非人所能天也前者奉書  
因兄會疑於需後較之語故以考語告而手書見答以  
爲耻言之良是良是然人所以考我者僕尚不自知則  
固亦不愧於兄矣是非得喪真若可以超然視之第欲  
養情性歸中和工夫自覺尚欠尊兄適往之資嘗自不  
同也見來書知欲歸司意思甚切僕固不待言自然具  
悉但事幾之來信有非人所能者僕每出巡數月念老  
父孱疾至或廢食寤驚悸慘愴不可以言語形容及至  
將歸往往阻風水此心愈不可遏而無如之何則念曰

困德之辨也則此心亦晏然矣昨寄王天宇書云自古  
未有不受辛勞的聖賢萬惟安之乍涼伏惟節勞省慮  
以膺多慶沅貢士回布此

復張應韶舉人

夜來忽忽別去心猶耿耿賢譽如足下於湖湘豈能多  
得僕僕長途又不能數見見又不得夕也良負慙厚矣  
讀佳篇醒然忘倦愧淺薄無以答虛明耳唐以來文莫  
如韓子就文人中見道者亦莫如韓子其論爲文則曰  
坐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莊乎其若迷蓋言欲靜專  
也又曰由之乎仁義之途誅之乎詩書之源蓋言欲養

性而窮理也又曰氣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浮又曰氣  
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言欲遣外得喪以培  
其氣也爲文之方盡於此矣惜其意主於爲文而顧以  
其大者徇其小者也孰若力志於學道而文亦自妙如  
宋周張諸子之爲乎饒蓄此見久矣非足下無以發予  
之狂言

促本縣回文吏部

極熱病軀不能趺拜屢枉勤意感懼殊深每書奉諭謝  
并悉不能北上情由竊謂執事必見洞察昨專人探回  
文消息聞未蒙施行爲之惕然不遑寢處部中促行文

移到案前已四浹旬生之陳情於下執事亦既三踰旬  
矣執事待生過厚久而不覆人不曰生之有所觀望將  
必曰執事之怠於事也生所爲甚懼者也且執事所以  
逡巡而不發者豈真以生萬分一猶有未絕仕進之心  
耶生之情亦極易識耳始者辭禁近而來外補今解官  
歸家上乞休疏又數越月矣所爲如此而猶有仕進之  
心則太與緣木求魚却步而求前者類此豈近於人情  
生雖至愚然不至於喪心而病狂也豈宜其謬述若是  
極哉顧其伶仃苦楚之情有甚不得已如向所具白者  
故遂絕意仕進以謂義之所在即命而情之所安爲寶

耳此其心豈不甚白易識也哉而執事又奚疑之且湖  
廣地方廣遠官不宜久缺今彼缺官既久當道者望執  
事之回文其心之切或當與生不殊也敢冀日月之明  
痛察朴愚之志實無他腸以本齒里老所勸情由匪賜  
回復使得早遂田里之情以畢侍養之願則執事所以  
待生者豈不為厚而生之佩德亦寧有窮也共清隘詞  
迫伏惟痛亮病少閒尚當匍匐扣謝不具

寄人柬

鄂城奉違奄忽成餘盛德在人不能瞻想生抱病海隅  
恭聞憲節東下威德旁行每欲異啓少達欽企之私念



憲臺嚴密將作復止茲者甚不得已敢以私情暴於臺  
下伏惟賜詳察焉生本非劣謬職貴藩戶素之愆不能  
自諱賴貴鄉諸先生優容接引使獲免於罪戾實爲多  
幸用是感激亦欲畢其駑鈍少伸報效而親老多疾日  
夜思歸故秋試甫完汲汲爲給由之行初意止欲乘便  
送親抵家隨即比上不意頗撼風濤之餘病勢大增情  
難遠離隨上乞休之疏經今歲餘未遂所請竊念貴藩  
地里廣邈提學官不宜久缺生既曠職於居官之時而  
又誤事於去任之後日夜兢惕寢食不寧卽今身病親  
危欲行不可地遠言輕欲訴無路執事按屬之下窮閭

細民咸已蘇困生窮居而牽慄食之憂親病日深而未  
得以安湯藥之奉情狀若此可謂困極昔人所謂假手  
投足之勞將非執事誰望哉又念貴藩已卯科舉生戊  
寅之歲正月南行卽以歲考無科舉至次年六月始完  
試事中間無少休息由此言之貴鄉目今小試且當始  
矣而代者未聞生每一念之不覺汗透重衣也敢望俯  
念下憫疏其可憫之狀卽以上聞則以執事一言爲力  
萬倍豈維生母子得遂其私而已且爲

國家人材計爲鄉里後學計一舉而三得焉執事豈能  
無軫念乎哉生本欲遣人上疏第恐言更無益則誤事

愈久故甚不得已希懇於臺下其情由已經本府縣官吏具有查勘保結回達本布政司轉達吏部外謹令義男具狀抱告伏乞早賜詳狀狀施行甚感甚臨書無任懇惻恐悚之至

答余子積論太極圖

承示太極圖說極知玩心高明敬慕敬慕千里枉教至懃至厚豈勝感佩顧鄙見猶有未能釋然者不敢自隱謹疏下后以求是正以太極為混沌之時往歲徐州嘗面領教未能疏答比來思之竊謂周子太極圖之作因孔子形而上下之語示人以理之無形使知道者知所

以主靜而無欲耳亦中庸之意也中庸原性道而歸之於無聲無臭蓋道體本然人當不言而信耳纔著纖毫意思便離道矣今若以混沌之初爲太極則不惟天地之先聖賢之所不論且將使人索理於鴻濛而置心於茫昧大非周子之意矣無極不必言無之至此恐思慮太過之失無極語勢猶言無在而無不在云耳來諭又云神雖若無亦非無之至也惟理妙於無雖神氣幽微不可以倫是則以神理判爲二物失之甚矣程子曰以性情謂之乾以主宰謂之帝以形體謂之天以功用謂之鬼以妙用謂之神其實一物也來諭又云有爲動有

爲靜者氣也動必繼之以靜靜必繼之以動者理也此則分拆太過爲動爲靜莫非道之體用何必指繼處爲道且如聖人動靜語默無非道者豈必語了將默默了將語之時爲道邪試觀陰陽二氣動則必靜靜則必動其自然之妙莫非道之所爲耳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神也這便說得好與尊諭全別此不可不審也

寄魏子才

在京師隔數千里常得通書廼今相去不遠時欲有以自達顧恨無便前戴時鎮圓定擬得書竟遠所望不知

何故歲月易邁學業難成能無惕然僕京邸曾看五經  
一過殊覺草畧近復讀之頗加仔細前看詩經方畢全  
看書經甫及禹貢其中疑者固多其大者有二舜典在  
璣衡處七政左右行朱子之說已極明備以理推之亦  
無可疑但劉氏之說以爲右旋其說見詩經大全十月  
之交箋註內又京中曾遇臺官其人頗博洽亦言右旋  
歷歷可驗非若朱子取退數易筭之說恨時有衆客不  
及詢其詳也又受命于神宗蔡傳據禮記以爲堯廟與  
伊川朱子之說不同然愚竊謂蔡傳爲是蓋朱子以神  
不歆非類故謂堯廟當立於丹朱之國然舜之於堯其

精神意氣之相契豈特父子骨肉烏得以非類擬之且  
後世有天下者猶祀前古帝王况舜親受天下於堯固  
當為天下宗之無疑也后瓊所謂祖考來格舜既宗堯  
瞽瞍必別有廟其只考云者或指堯或指瞽瞍皆未可  
知耳禮記宗堯之說似無可疑獨其謂夏后氏郊鯀則  
未可信恐啓有天下之後或始以鯀配天耳當禹之時  
猶欲遜位於益則其為天下宗舜亦無疑也讀詩有詩  
經說未及錄上今所疑舜典二條乞賜指示為幸餘惟  
勉力進修是望不具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四

張文定公集卷之五

陳

諡弼王賜亡妻王孺人木啓

禮不以薄爲貴塋無使土親膚惟緣制於人情乃取葬於大過竊念某辭木天而隱居荒服承璽敕而董教遐方既誤沐乎

君恩合酷罹乎天罰鴻跡方危於溥海驚膠忽斷於中年旣無肺腑之親焉得歲制之具倉皇無地躡踊號天高風忽荷乎麦舟文梓拊來於匠氏托形不朽酬二十年之屢屢嗟德無窮慰八千里之萍梗恭惟



賢王殿下忠

君體

國樂道崇儒佐一人以奠幽明綏百祀而康弗祿義如  
尼父色何恡於脫驂仁效文王澤每及於枯骨感恩私  
之無既慙報稱之未能顧茲泮水之宮何啻鄧林之地  
敢不是培是植爰究爰圖儲廊廟以棟梁樹宗藩之  
楨幹庶幾芹曝之獻少伸啣結之私外敬具非儀親齎  
詣謝謹具啓聞

計部捷報至三司賀巡撫啓

邇者連奉捷音以

本院進討芒部逆黨奔散龍政

牙軍不勝引什謹

差某官某齋啓稱賀者竊以

聖之德所及以

拊循硤雄綽忸之間騎不得

固拒

天燹肆雷背恩燒殲我官

少不

陰倚爲重輕既議討父累年

一

臺下英猷絕物敏識

八

子

狼狽之弄刃坐運掌

心動遇五日

三

苗之分背歡爲全

日

賀伏願

班師振旅旦

二 師 鐘 厲 之 鄉

長人之公衆

節慮願神恩 非天之望

日 然無

恭 上 奉 一 討 討 願

絕 然 山 之 忠 亦

方 聖 之 重 臣 勤

更 事

帝 德

固 益

願

恩

聘書十六首

裘聘吳代作

嘗謂訓垂謨典重嬌汭之欽釐祚衍岐周肇洽陽之文  
定蓋錫胤必資於女士而泚德恒產於名門恭惟執事  
橋梓承芳棣華敷茂庭院列森森之桂玉重階茁疊疊  
之蘭芽固鍾慶之有年而非寒門所敢望也顧茲閱耕  
課讀惟履素於文溪儒雅風流乂馳情於絕水况小孫  
某學持鉛槧擬紹箕裘鍾瑾之質性未知而李脩之眷  
愛隨及豈惟申親舊之誼益以見斯文之情蓋名姓昔  
聯於秋榜而風情每挹於通家結金蘭之歡既周三紀

效薰葭之倚非止一重雖揣分而非宜實邇緣而有自  
荷德多矣何幸如之爰脩不腆之儀用訂無彊之好諒  
高明不鄙盡祛世俗之繁華冀公德來教永裕宗門之  
嘉慶

### 答丘氏聘

人道莫重於婚姻擇配者將以篤無彊之慶天命常昭  
于降監積善者斯能貽不拔之基韓姑慶令居而蹶父  
著相攸之美鍾瑾有至性而李修專擇婿之明蓋皆見  
於幾微故能保於悠久惟高門秉禮崇義淳龐久於  
錢湖顧寒宗振弱扶衰儒素相承於槎水夙孚聲氣合

誚姻妯豈默定之寅緣乃協祥於上筮第令孫某丰姿  
完秀早已見夫圭璋而小孫女仲莊氣稟凡庸少未諳  
乎針縷勤寒脩之致懷循時俗以言盟遽承筐篚之將  
愧乏瓊瑤之報敢不屏儀內肅馴聽從婉婉之規亦冀  
庭訓日勤陶愷悌慈良之性才高李漢錫韓氏以奎光  
德效班姑裕崔門之嘉慶此固所深望於他日而皆當  
預養于方今者也伏惟高明鑒念不備

爲陳氏聘董氏

伏以駿惠周王初載合大邦之子孔樂韓土今居成蹊  
父之明固聲氣之作求亦圭紳之爲類詎意丘園之陋

與承館閣之輝史巫告吉於先年方自驚於涯分柯斧  
協祥於今日誠荷德於高明恭惟執事德裕後昆禮嚴  
中範學傳三策名魁上制之廷門對南山水映中峰之  
玉令孫女天姿夙稟徽音上嗣于洽陽毋教素聞懿德  
將光於嬀汭某布韋惟素門閥不華承詩禮於前人乏  
聲猷於富世而從子束町嚶學佔俾才匪雕龍黽勉效  
前脩性慚飛兔偶辱郡侯之甄拔兼資鄉達之吹噓遂  
誦儒於龍門旋握衣於燕席命言爾志養正於蒙枉仙  
舟於甬水之濱耀銀魚於卿雲之閣再見而視之如子  
受試而歎以爲奇指周公下士之圖曷勝期望摘孔子

觀人之語尤切箴規施爲畧世俗區區識度出尋常萬  
萬學焉後婿豈一日之質緣翁以爲師願百年而宗事  
况席門留張負之轍遂通賢傑於多方倘金薤客李漢  
之文將附姓名於千古敢曰齊大非偶過爲曼倩之辭  
嫌幸以鍾性可親尚冀李脩之垂眷庸脩文定敬薦非  
儀昔勤山斗之瞻遠而莫企今遂薰葭之倚幸何可言  
實踰望於平生祈錫隆於悠久伏惟眷慈俯賜鑒存不  
脩

聘周氏

蓋聞二女歸虞惟貴文明之德而國脩媵式圖子姓之



繁制自先王禮傳今日吾宗姪孫自昔弱冠之歲伉儷  
既諧及今方壯之年嗣續未廣穆木有仁慈之德

恩封已逮於十年江沱興嘯歌之懷祚胤期隆於百世  
爰求良娣慎選德門將緣綺以言盟屬黃鍾之回律事  
雖人合緣實天成顧行道必始於齊家而裕慶恒由於  
積善尚其教以坤順歸妹有相承之休協此咸亨娶女  
獲利貞之吉護我在御之琴瑟敦好百年肅乃小星之  
衾裯丕基萬化相采蘋於南澗共承孝敬之風詠螽斯  
於中閨永衍繁昌之慶

答余子華納吉

臣父政好所貴知心爲子相攸莫如擇善惟親家清風  
高亮就高明以小兒薄職膺聞時蒙接引是以聯班  
上晉書命南邦遠近歸慕其身而去就咸惟其道崇氣  
志心迹皆同是惟灼見之因緣何必多勤於柯斧但  
嗣九章安詳恭敏文明兆大有之祥而小孫女孟  
氏柔弱几庸直方歟純坤之德固當肅閭儀而掖其未  
已不望勤庭訓而圖厥大成蓋美玉猶礪精金必鍊李  
膺之激烈不如鍾瑾之溫純萊國之雄風豈若祁公之  
善後他日行罔招乎縲綬而言常謹夫白圭篤至善以  
無瑕永清朝之令譽固執事身教有在而區區屬望尤

勤幸荷眷慈采非無遺於下體敢申悃幅如蘭庶鑒乎  
同心

爲薛聘陳

慶澤弘而不隆厥世恒由於履素而敦仁情誼篤而永  
固厥交惟本乎氣求而聲應况婚眷禪盟於百歲豈選  
擇可徇乎一時監往實昭於今敢忽惟橫徑專江山之  
秀氣華宗以詩書禮樂承文範之芳顧日湖居城市之  
偏隅敝族以孝弟忠信紹文清之統竊謂姻婭宜講安  
進良媒詎意德厚不捐遽承金諾卜吉辰而脩文定僅  
效夫江家一握之剪刀邇來俗以真微衷殊愧乎寶氏

八行之珠玉若夫德音來括女士式釐永敦二姓之歡  
厚衍無疆之慶則令姪女之淑質已素習於姆儀而舍  
姪大綸之額蒙將有資於中贊此鄙懷所深願而天緣  
之夙成者也幸惟眷慈鑒念不備

聘屠氏

伉儷係玄鴻之前定婚姻以聲氣而作求維天人之協  
從乃吉祥之攸萃恭惟親家伯仲溫文儼雅承丕緒於  
西峰組紱簪纓振休聲乎鄮水固鄉士夫所同慕而愚  
父子之夙歆焉者也荷掖贊於親朋協嘉禎於夢卜遂  
承金諾獲偶良緣聞令姪女習婉婉於德門早諳中範

而小孫其嗣嫡宗於十世期紹書香幸令德來教於他  
年錫類永室家之壺喜善慶肇乎於今日親交資雜佩  
之將虔筮吉辰庸脩文定八行珠玉之寶氏之多儀一  
握剪刀效江門之勲意伏惟眷慈鑒念不宜

聘陸氏

嘗謂家之盛大繫乎天天之相協因乎德德之滋培基  
乎內今夫功被海宇而慶流子孫盛之至也然必本於  
閭則之脩坤貞之助焉是以帝堯慎嬀汭之試而姬文  
專洽陽之求豈無見而然哉小兒早承家學存受  
國恩經綸擬答乎

天朝協贊惟懷乎懿德恭惟高門遥承華胄夙振徽聲  
令姪孫女婉婉靖恭允稱閨秀爰致懇於冰人乃遂承  
平金諾敬諏吉日文定厥祥蓋亦素定之因緣而實寒  
門之慶幸也他日傲鷄鳴之傲戒慰車辛之勤誠疑天  
命而集休禎輔公庸而昌胤祚皆將有賴於斯焉所有  
非儀庸伸芹敬萬惟眷慈鑒納不備

聘潘氏

蓋聞人道莫重於婚姻而求配必咨其聲氣馬融遇犢  
恂而名昭當代少君歸鮑氏而慶衍後人彼皆以德性  
爲先故能以光榮奕世恭惟執事鄴水衣冠舊族南湖

禮讓名家中範有嚴閨琛允秀綢也不量寒門之薄劣  
妄希懿德以夤緣姪孫時旻從事簡編僅諳章句器業  
尚慙乎素隗而姿才幸際於馬倫實荷高情締茲厚戚  
庸脩文定珠玉乏竇氏之八行尚冀德音閭闔嗣班姬  
之七誠伏惟眷慈鑒念不備

答陸氏聘

嘗謂裕後莫如積善求配必先量才故德性可親達人  
所與而聲華苟慕識者攸嗤竊惟高門清修端懿承李  
唐內相之風俯顧寒族澹泊恬安紹趙宋醇儒之統謂  
門楣之素若兼聲氣之相同違時俗以相攸莫如韓土

泐聖門而擇壻宜取白圭第令姪孫 玉骨冰肌蚤有  
凌雲之志而小孫女靚莊凡姿弱質恐非詠雪之才偶  
承雅意之勤拳兼仗良媒之諄復緣惟默定此協休祥  
辱貝錦之頻來愧瓊瑶之乏報庸修尺牘永質嘉盟禮  
樂詩書冀夙成於師訓篚筐錡釜當預肅於家模庶幾  
葭玉之依克篤蘭金之契萬惟眷慈鑒念不脩

聘方氏

嘗謂親交擇聲氣之同其情彌固好尚先禮義之俗厭  
味斯長惟人事之不愆乃世祥之可卜恭惟親家執事  
詩書禮樂承聲烈於前人而舍姪輩志業詞章紹箕裘



於先世幸盍簪於鬢泮遂擬議於姻婭但今孫女早服  
家箴允矣關中之秀姪孫子瑞初知浣壁恐非席上之  
珍荷一旦而自成期百年之諧好爰諏吉日敬進非儀  
蓋惟因契分以言盟而不敢事繁華以徇俗也幸惟眷  
慈鑒念不脩

聘閭氏

伏以有德宜家伉儷必求乎洲女惟祥集善親交務擇  
乎良門况乃道誼夙歆風情素契益敦世好合講姻婭  
傑本非庸謨承知愛日漸摩以禮樂亦規益以詩書爾  
來三十有餘年矣而未始有片言之少間也會黃鍾之

應律適文旃之來京績最

天朝望隆喬嶽顧謫劣詎敢攀緣荷眷懷日見優渥竊  
念小兒子覲與令愛小姐幸年齡之相若意良緣之有  
徵輒請和成果承垂諾蘭金之契將奕世而彌敦葭玉  
之依幸百年之有賴歡逾恒品慶卜無疆庸詎吉辰敬  
脩文定以戔戔之束帛充皎皎之大璋略世俗之浮華  
亦仰師乎高誼裕家門之吉慶實有藉於閨儀伏惟眷  
慈鑒念不備

聘葉氏

懾儉士於嶺海久企喬姿勵選悞於儒林輒思蘿附幸

黃金之賜諾喜青翼之傳音聲氣偶同因緣前定伏聞  
令愛小姐夙閑姆訓柔嘉與天性相成而小兒子恩始  
學幼儀頑璞以家規作礪卜云其吉敢淑女之圖述文  
定厥祥慶大邦之有子所有非幣具載別牋伏惟高明  
鑒念不備

代聘

竊聞人倫之攸始惟婚家道之克昌由婦是以詩人切  
窈窕之求大易善順巽之德伏惟令愛娘子聽從婉婉  
惟姆教之不違而舍姪恪慎恭勤期家風之罔玷爰圖  
佳偶用薦非儀萬祈眷慈鑒念不備

外孫余奎聘俞氏

閨闈乃萬化之基夫婦爲人倫之始克禋克祀實啓周  
邦思媚思齋武昌姬祚古之君子寤寐於淑女之求聞  
關於德音之括良有以也側聞令愛娘子安容端秀少  
已習乎閨儀而舍姪魁質性凡庸勉期繩乎祖述近依  
外氏獲附高門蓋因親而致親亦好德而資德音傳青  
翼諾重黃金喜桑梓之陰聯慶芝蘭之氣合庸修文定  
乏寶氏珠玉八行未訂昌期效江家剪刀一握伏惟眷  
慈鑒念不脩

聘書稿

伏以選德爲述實發祥於瀉泐自天作合式昌胤於洽  
陽蓋閭閻維風化之基而夫婦廼人倫之始是以車牽  
切德音之來括而鍾鼓樂淑女之歸依竊聞令愛小姐  
錡釜素閒今德夙承於華閥而小兒子中箕裘粗習微  
名蚤濫於成均遂妄意於姻媿爰致誠於媒妁肆奉黃  
金之諾式資青翼之將文定吉緣誼訂百年之愛乎寧  
好爵也開奕世之禎所有非儀具于別楮尚祈高明鑒  
納不備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五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六

狀  
七首

求諸草狀

先祖諱忱字汝誠別號東臯容貌秀傑聰明絕倫平生  
手不釋卷博學工詩文剛嚴介持家規肅穆惇叙懿倫齋  
潔祭祀鄉俗感巫革之歸正恬於仕進不妄與人交周  
貧鄙賈崇賢好禮家嘗被盜或應得之以告先祖曰吾  
未嘗有所失也謝卻之所著有東臯集若干卷梓行於  
世

先祖妣梁氏宋工部尚書之後敦醇靜默慈惠貞則雖

造次未嘗有疾言遽容克佐義方蒸嘗以時我叔父登  
已未進士猶及見焉

先父諱時敏字日新號洞雲明經績學游邑庠有名屢  
試弗偶天性仁厚平恕與物無競與人交常自損以睦  
人恬淡靜逸有無懷氏之風嘗題於門曰遇飽卽休身  
外黃金無用物得閒且過世間白髮不饒人又曰天下  
爲善最樂人生無欲是高每見竹林森秀風月清朗與  
親朋觴咏至竟日夜或獨坐夜分年五十受翰林檢討  
封制詞有云學非干祿有山林間靖之風詩本陶情無光  
景流連之習受封二十有二年晦遜儉素如一日某自

幼別無師傳惟受庭訓克就微名所著有洞雲稿若干  
卷藏于家

家母沈氏鄞舊族性英嚴順正夙夜勤勵有鷄鳴葛覃  
之風焉祖母有疾衣不解帶者累旬天性聰明發言應  
事往往默契古人愛而庶弟均於所生受封三十年服  
蔬茹淡不渝于舊今年壽八十有八就養京邸某近日  
以送母還鄉例上疏陳請得

旨大臣祿養壽母自古治朝則有之所請不允然母日  
惟以忠

君報國爲訓不牽於私云



先妻王氏鄞舊族貞順靜默恪守清素相從仕途二十  
年身無珠翠之飾受封十有四年不能具冠帔如  
恩數每有餽遺必問其可否於義予提學西蜀嘗以疾  
卒於宦邸

繼妻陸氏放翁之後柔慈靜安不事華飾自歸予於一  
家長幼貴賤並無間言云

家母九旬壽序狀

家母沈氏鄞舊族歸我先君數年而先大父即世諸叔  
皆幼先君出肄業庠校鄉鄰窺伺欲有所攘奪母率一  
二婢子肅坐庭宇之間卒憚不敢入事上撫下恒旣厥

心家賴以植祖母病衣不解帶者累旬鷄鳴而起矻矻終日無倦意天寒甚猶用疏苧幘請易以練衣可日恐蔽明誤夙起也晚得兩庶弟夢之甚於所生某幼孱弱嘗頸生腫毒作蟠蛇狀不治母憂法一夕夢白首翁自外入以藥點之卽消晨起抱持俟于庭果徵應焉母舅左菴先生讀書嗜古家日落母勸之治生舅曰有命怒曰焉有不修人事責命於天邪耳目手足天悉以畀汝矣又當代汝聽視營爲乎蓋性稟聰明不假書傳而言論默契類如此然遇舅氏窘乏輒周之或時脫簪珥無靳色癸巳冬某赴

召命時大同叛軍引北虜煽變道路籍籍言京師方戒  
嚴母聞之無懼容直曰國猶家也當亟進勿疑古所稱  
女丈夫真無愧焉受封三十年服䟽茹淡不踰平生今  
年九十尚康強無恙就祿京邸越茲八年某近日以送  
親例上䟽得

旨大臣祿養壽母自古治朝則有之所請不允同鄉親  
友因繪治朝祿養圖及母生日爲壽伏惟執事文名蓋  
世且不肖誤辱第視垂四十年敢以鄉友之意假一言  
爲庭闈歡倘早揮賜當擬諸華袞之榮焉

爲元嫂求壽序狀

家嫂林氏鄞西新江舊族父曰棲雲先生讀書尚義議  
論常鄙浮俗高名節與先君友善遂締姻焉家嫂性貞  
淑剛毅有分辨又習於家訓年十九歸我先兄事舅姑  
敬而有禮饋養之需蒸嘗之具賓親之供皆克致洗腆  
鄉族稱家婦得人正德丙寅先兄來京視某行至開河  
病歿時嫂氏年二十六聞訃哭絕良久乃蘇自是每哭  
輒絕人皆不忍見聞屏飾致哀三十年如一日年五十  
里人議請

旌表如例嫂聞之曰此婦人常事焉用表爲固辭越數  
年所親謂曰獨不念爲夫壻光耶乃始許焉以嘉靖乙

未得旨旌表門閭其時年五十有五矣先兄爲七世嫡  
宗歿無嗣遺女一人四齡而殤奉先君命以長子子球  
後兄七齡而殤今以子中爲後始先兄以友愛之篤歿  
于途旅某悲慟幾不能生爲文而祭之誓曰事嫂而不  
如事母有如皇天至于今雖此心耿耿不忘然不過家  
居之日歲時禮拜如母而已求惟不德遺毒同胞痛其  
可言嫂明年六十未由率子婦稱觴上壽敢乞一言用  
賜褒嘉庶幾母事之心得藉以少展萬一而其苦心懿  
節抑足爲鄉俗勸焉

上周克之提學狀

叔父諱時孜字惟善以己未進士今萍鄉三年愛民節  
用紆曲柔彊實旣厥心廉公勤慎治官不啻如家至於  
劬以成疾正德戊辰入覲卒于京邸邑民懷思至今不  
忘嚴維中內翰撰袁州府志具載名宦之列竊念叔父  
平生不能殫述其性行之孝謹文學之充裕造詣之精  
深宜臻大用而得凋敝繁劇之邑承乏弛極弊之餘盡  
瘁以沒弗究厥志邦奇自幼輒承教育每誦所遺詩文  
手稿未嘗不涕沾衣也子二人邦直邦亨盡藝可取已  
能露穎郡庠或天所以錫報有在而其平生鬱而弗彰  
有足痛心者執事典教江右儻不以鄙言爲私移帖萍

鄉縣俾大名宦祠以繫邑人之思亦振勵風教之一事也邦奇不勝拳拳伏惟照察留意幸甚

家母壽序狀

家母沈氏正德庚午邦奇以翰林檢討秩滿蒙

恩封孺人自逾笄歸家君事我大父母甚孝大母病侍藥衣不解帶者數旬外王父老病不能居起母迎至家食飲盥沐必親抱持溫清百方數年不少懈邦奇幼時頃生瘡毒如蟠蛇狀母憂甚忽夜夢有白頭翁以藥示之即消次日適一老乞翁至果悉如所夢云蓋孝慈之

德之應也

言下之語聲勢如日可然拂衣起去諸宗戚競挽留之  
其氣愈厲一日天氣頗寒邦奇請用練帷母曰吾公何足  
明也誤風起故未之易耳嘗責所親以不能治生或  
曰公也母曰盡汝心力然後可以言命安有晏然者  
邦奇圖命於天耶蓋賦稟聰明言之默契類如此邦奇  
以親老乏長兄弟乃辭館職乞便養比就養湖南每語  
以句容矜卹凡公所事必庶知之或稍嚴厲即愠歎不  
樂有鄉里儀賓介一親戚以奇麗服直數十金者爲獻  
母遽謝却之居湖四五載間未嘗增製一衣自燕客外  
食未嘗蕪味今年壽七十十月十九日生日邦奇將集



宗戚爲一日之歡伏惟執事高名實學幸賜片言以展  
區區以爲里閭光焉且生與執事同事史館同乞外服  
今又同隱四明之陽蓋潔去就明出處必使心一於  
君與親而無纖芥憾焉者惟子知我惟我知子心迹之  
同舉四海兄弟孰加焉今日之事爲我忻然秉筆非執  
事其誰也不勝拳拳屬望之至

與陸子淵狀

先大父諱某字汝誠別號東臯性嚴重剴毅事無細大  
約諸古禮而瀟灑和易超然埃壚之外平生行義不能  
詳述卒年庚四十五成化壬寅也至今雖田夫樊老每

言及大父輒悚然改容焉各體詩若干卷先叔父進士  
爲萍鄉令刻諸梓未及著我大父姓氏家父慮先德弗  
述屢書命邦奇求名續紳序之父欲懇諸執事而道里  
悠遠跂跂脉脉三年於此矣幸今執事比來而邦奇又  
將別去懼無以復家君且將自陷於不智不仁之罪用  
是輒敢冒干伏惟慨然早賜實舉家存沒無涯之感也  
家君名某字日新別號洞雲今封翰林院檢討所著有  
洞雲集

叔父諱某字維善別號岫雲有岫雲集

與潘南屏狀

家父字日新別號洞雲居士通經博古爲詩文溫潤暢達明於天人之際卓有定識得喪窮達殊不以累意蓋超然塵俗之外而溫良慈遜不事邊幅以故無賢不肖皆愛敬之仁愛誠信視人猶已下至賈易之微常取其粗惡者他人或以爲咲則曰爾輩知有已而不知有人非予心之所安也少游邑庠有聲累試于場屋訖不偶乙卯之歲遂不復應舉所著有洞雲稿數卷邦奇自幼別無師授專受教于膝下晨昏啓處經書子史默誦講解如連環然蓋數所精熟故也竊惟家父處心之厚識理之明資性之美蓄積之富不能具述

家母沈氏慈惠嚴正自食息起居以至事上接下未始有情容綜理內政勤勵脩飭邦奇幼孱弱頸嘗生腫毒甚異人曰是名蟠蛇毒法所不治母憂不能食忽夜夢有老翁以藥點之即消次日遇丐者至果悉徵所夢焉蓋慈愛懇惻以致感應如此然性嚴毅苟有過不少假借云先大母有疾家母不解帶不就枕席者逾月客色爲悴比愈乃始復初

帳詞 五首

賀同寅程時昭遷江西叅政

祁門程公溫醇其質追琢其章奕葉相承陳氏感德星  
之聚奇柯交茂謝庭隆玉樹之名兩剖竹符傾吳閩之  
懷眷一臨桂嶺振夷夏以威聲

天朝素閱其賢勞

寵命忽臨平荒服旣匡旣救三秋騰栢府之風霜來旬  
來宣千里仰薇垣之甫露是固生民之慶僚友之光然  
歟歷多方勤勞二紀諒

朝端之席期公速遷江右之民於汝信宿是用宣之

無調歌之道周薄伸欣慶之私以篤同寅之好 詞曰  
漢江烟霧淨見黃鶴樓高群峰相稱似君家甲第動聲  
父子弟兄輝映臨岐何贈看綠髮瓊顏入鏡折一枝江  
上梅花擬君清勝

片雲無限膏霖看洒遍湖湘更馳東境想停車舊稅棠  
陰白叟黃童交慶傳語蒼生料不久歸持

國柄免教他卧轍扳轅恐妨朝命

賀秦都憲先生柳桂告捷

伏以碩弗卽工小醜動重華之念 讎能受益良臣虞大  
禹之師慨自昔之難爲慶于今之盛事功非幸致威豈

徒加恭惟

欽差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  
臺下敏識沉幾英猷絕物爬梳剔抉已盡激湮悉於湖  
湘剗掠攻焚肯坐視創殘於柳桂犬羊之性方撫而遽  
離蛇豕之心易動而難測殺氣與烟風而橫填窮谷蚩  
尤之毒霧方嗟怨聲與呻吟而遠接通都西伯之鈎援  
曷已哀茲鰥寡報雪以威蠢彼苗民無辭于罰况

九重命我以誅討三省視公爲安危蓋方當造命於倒  
懸安得畏舉羸於時詘機發千戶庭之內事集於旬日  
之間調發隨宜用蠻貊如甸服征需合度變人侵爲有

年昔茲叢翳之深箐加以紛拏之積雪乃聚米為山谷  
虜已在下目中試投醪於江流孰不爲之心醉一鼓而  
渠魁受首再發而群醜就擒百宄皆搜指揮雷電群豪  
協贊呼吸風雲清我幅幘

廊廟擬白麻之詔靖而仇敵聞闕歌破斧之詩夙志固  
在於

君民英武宜昭於夷夏某等聞一月而三捷慶四方之  
無虞貴陽之嘉績方成而柳嶺之凱歌隨繼勲業見三  
苗之分北忠勤比五月而渡瀘帝省其山已見

皇風之復穆載蒙我矢猶看予羽之惟惟惠風暢而天



宇內輝生草木鼉鼓鳴而江光動喜溢山川用陳揚厲  
之辭少展懽愉之志 詞曰

一聲傳報邊塵靖春風正吹江漢雪夜輕擒嵐煙淨洗  
真是廟堂神笑湖山重換看矢不多遺馬無頻汗卻陋  
前朝伏波勲業未能半功名誰是幸也腹藏兵甲事業  
自然輝煥淮蔡裴公北門寇老豈是邊方藩翰

天心正眷况朝野輿情倚公楨幹鸚鵡洲前錦衣留暫  
看

賀巡按王先生

伏以地連吳粵之間異轡有參衡之勢天設狼狽之窟

小戎無方軌之區匪素懾於威楞孰致勤於鋒鏑恭惟  
巡按監察御史王臺丁紀綱振肅事愜輿情清濁激  
揚動符公論

朝端白筆曾威當道之豺狼江介青驄恐視生民之塗  
炭况葵藿必全於虢虎而藤蘿不蔓於嚴霜故節方駐  
於湖南而風先行於嶺表令綽播於荒服而膽已落於  
苗徭憤激羸何顧飛鳶之帖帖坐銷氛稜時看攸馘  
之安安勞必賞罪必刑敢效棘門之兒戲功求成事求  
可孰云河上平逍遙謀猷定而群策咸施紀律明而秋  
毫無犯根株雖期於盡絕玉石不至於俱焚自有應兵

豈效長纓之請雖云薄伐全收出塞之功笑語迎門夜  
卧無吠靡之警謳歌載路春耕還舊獲之田衡獄於是  
乎奠安

皇圖以之而鞏固某等念雍熙之盛際空班南服之師  
以矍鑠之將軍尚曳壺頭之足試歷求於前古誠莫盛  
於方今然無勞地上之塵編但少試腹中之兵甲爾且  
封豕長蛇之盡殪而帶牛佩犢之皆清以三苗分北之  
勲勞歸五月渡瀘之忠赤論功行賞民悅無疆振旅班  
師

帝嘉績望清塵而勳高百惠風以陳辭 詞曰

百集卷之三  
衣駝馬向人前  
屈天超然從古是賢豪  
事功  
信由天

請看百花明媚在嚴霜  
落後春照瓊筵歸途萬民歡  
熙  
代鼓淵淵細論前古幾人來  
文武兼全明日看身都將  
柏麒麟閣上誰先

賀杜太監柳桂奏功

伏以林薄叢深險莫踰於柳嶺  
豺狼出沒患無甚於苗  
夷方五服之弼成尚三旬而逆命自天設險從古爲虞  
恭惟

欽差鎮守湖廣御馬監大監杜閣下愼悌臨民慈祥  
愛物靖邊疆而固

國每切衷懷屏蜂蠆以安民寧辭勞勩况寇攘奸宄狼  
烽日接於衡陽蹂躪焚燒羽檄交馳於湖北事同拯溺  
勢可安居乃奉命於

九重復合謀於三省錦衣朱蔽躬巡嵐瘴之鄉虎帳牙  
旗坐振貔貅之氣公心以協群策勵志而安衆生自衡  
嶽以東盡銷氛浸由漳川而北咸被陽春蓋不數月以  
成功而可保百年之無事也某等聞大功之告捷念共  
服之多勞振旅闐闐喜見太平之盛事陳辭瑣瑣聊依

奏凱之餘音 詞曰

坐鎮荆湖共喜

恩光榮耀最堪嗔 桂陽羣獠縱橫落葉教西風爭掃  
報

皇朝

龍顏開笑牙旗搖出白叟黃童趨道共歡呼如今安好  
南山開翠把金樽詞改倒喜

天書霎時來到

賀巡撫四川都御史湯公陞大理卿

伏以

宏功不可以幸成平生之涵蘊崇秋恒需乎夙望關  
氣運之昌隆

寵命鼎臨黑水觀

一人之有道勲階府陟蒼生罄九有以無冤盛事躬逢  
歡言曷旣恭惟

大理寺卿原任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湯 臺

下

英猷絕物偉度涵春芸閣訓謨早究格心之學

彤廷禮樂爰摠爲德之忠始職花封旣周知手閭里繼  
官杜史仍歷試於臬藩極雲霓之所臨動皆膏潤卽風

霜之攸被孰不澄清遠徼識名聲豈一朝而發迹中丞  
司憲典惟多士之傾心才猷旣裕於貴陽任遇宜隆於  
楓陛

帝曰蠢茲南服何足以辱長材僉言倬彼西川奚憚乎  
遷碩德下車不旬月青山收雅雨黎風修令惟戶庭絕  
域被克天舜日經畫咸宜乎土俗因釐曲暢夫人情刃  
游於枝經肯綮之間恢恢乎若有餘地鑑縣乎才技短  
長之表休休焉何所不容西顧則番夷獻馬於石泉誓  
無犯順東征而剪趾鐵身於茫部聞莫留蹤蓋志見遠  
而籌慮精更歷多辛而諳鍊熟奮劉大於優游之地布仁



忽於振肅之中協氣應而年穀豐登誠心開而民夷畏  
說同

邦家之柱石而人士之瞻依也是宜蘭臺續召伯之崇  
庸釋寺展臯陶之淑問邁種之德黎民允懷好生之心  
海宇共洽某肅將

說勅幸倚玉以多時極目鷗鷺真慶兼釣之有日順長風  
而獻頌率廣土以騰歡 詞曰

卷雲王壘秋如洗看九萬鷗鷺起幾度培風今到此日  
光正萬物益咸欣海內人人喜 十門自昔高無比

三三三應時雨是吳淞江上水靈池遙接鳳也深

處霄滿人間世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六

